

從陌生到熟悉

——霧街的米香

抵達臺灣的那天，我從機場乘捷運到林口。在我下車的一刻，我才第一次踏足林口，因為這裡從不是我以前會計劃遊賞之地。最近一次來臺灣旅遊時，機場捷運線還未通行，我也未聽過新北市裡有個叫林口的地方。

那天的天色已沉，我隔著街燈的光暈去看這個小市鎮，陌生的感覺，加上黃昏的霧，令我感到前路模糊不清。林口多霧，我在來臺前已在網上聽說過，移居的時間又是早春時節，我早有心理準備，但到真正面對的瞬間，還是會被那片灰白激起內心的不安，畢竟我是從對岸的煙霧中走出來。

「阿嬤，我多麼想告訴妳，香港的霧是凝結在空氣中的，它們似一張白色的帳幔，會把生活的空間都掩埋。不知從何時開始，那裡的霧不分季節的侵入我的生活，它們穿起灰白的制服，肆意闖進我夜裡的夢。夢裡的我置身在霧霾中，任我眼睛睜得多大，也看不清楚前路，馬路兩旁都被濃

霧瀰漫，連轉角的路口也被迷霧所包圍。我總覺得霧裡藏起了一顆顆眼睛，在那個時候，我多想變成一個能隱身的人。」

剛開始時，對我這個新來的人來說，林口的霧是陌生的，就算住了一段時間，在傍晚的霧色中下公車時，內心都會有這個提問：「這是我的家嗎？」但當你多遇上這情形，便會習慣起來，甚至把霧當成你家的標記。

我慢慢發現林口的霧和香港的是不相同的，這裡的霧是流動的，而且不會衝著你跑來，只徘徊在你視線的遠處，像一位等待你去結識的朋友。而這裡的霧亦成了我的中介人，把我從凝結了的香港，牽引到眼前霧靄飄逸的小社區。

霧的存在本來是令我困擾的，它令我的前景被侷限，和想起夢裡的不安。不論早晚，霧氣都在這裡遊蕩，連我行走的步伐也因為內心不安而要減慢起來。可是，想深一層，到了臺灣何苦還要跟從那迫得人魂不附體的急促節奏呢？於是我學習欣賞這裡時而帶霧的風景，也包括那一點一滴，在身旁汨汨流動的生活細節。

我開始建立起散步的習慣，每天的黃昏，我在家樓下的文化路附近閒逛，除了路人和風景，霧氣有時也會飄來和我作伴同行。

林口除了霧，還有樹，每條行人道，沿途都栽種了樹，綠意盎然，樹的顏色拉近了人和這個地方的距離。起霧的黃昏，白色的霧氣會如綢緞一樣隨意在不同的樹木間穿梭繞行。某一天，霧和樹，帶我走過兩個種了粉色櫻花的公園後，來到了一個菜市場。

「阿嬤，我一直都沒說，夢中的我徬徨失措，多想找到出口。我的胸口被一道重量抑壓，呼吸困難。焦急不安的情緒告訴我要趕

緊逃出煙霧的吞噬，我眼睛流下了淚水，希望意識能跟隨臉上的淚水跳回現實。」

小時候聽老媽說：「人多的地方溫暖，而且好的事情都會在那兒發生，因此，在迷茫的時候便找尋熱鬧的地方吧。」這一個概念從此成了我求生的本能和反應，每逢不開心，又或者惘然的時候，我便會往人多的地方鑽，那種情況就如黑暗中的人和昆蟲會向著光源跑。於是，我這隻在陌生航道上的船，沿著中正路那帶霧的樹路一直走，不經不覺的漂蕩到林口菜市場。

菜市場的入口正好是個三岔口，我停在街口，正在發愁，思考究竟之後要往哪一邊走，只見向左的有熟悉的便利店，向右轉則較多小店，人流如鯽。

忽然，我被右方的白煙吸引住，好奇的腳步便向飄浮著白煙的小店走去。那白煙傳來的香味如回家時從家門傳來的飯香，但想真一點又好像多了一種來自醬油的氣息。這個小店就在市場的入口處，剛好夾在兩條通往市場的路的正中間，因此置身在街頭，不論向哪一個方向看去，它都是第一家鋪子，醒目異常。老闆娘是一個阿嬤，她正在用木勺子舀油飯。

油飯給盛在一個大木桶中，木桶很高身，足有身材短小的阿嬤一半的身高。我以為阿嬤不夠力氣舀飯，但只見她的木勺子隨手腕的扭動飛快地翻筋斗，手腕翻三圈，一碗油飯便盛好了，關節靈活得好似一部勤快而精準的機器。

我跟阿嬤點了一碗油飯，油飯混和香菇的氣息，我趕緊在店前的板凳上坐下來吃。木桶冒著的白煙跟周圍的霧色是一致的，吃飯的我像登臨仙境，騰雲駕霧，繚繞的香氣煞是撩人。油飯的味道跟

在香港飲茶時吃的糯米雞很相像，都是以醬汁和肉油把糯米的香甜發揮到極致。那一刻，柔軟的米粒和滿口的油香把我帶回了老家。

「聽你的口音怪怪的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」阿嬤的聲音把我的思緒拉回臺灣。

「我是從香港來的。」

阿嬤聽到後，便停下揮舞中的木勺，隨手將一顆粽子放進袋子中，拋到我的跟前。「今天是端午節，送你一顆粽子。這顆不是北部粽，是南部粽，那會比較合你的口味。」

回家後，粽子的溫熱還可以透過袋子傳到指尖，我把粽子翠綠的竹麻葉打開。粽子的形狀是三角形的，似一隻船的船首，干貝、香菇、栗子、五花肥肉、魷魚、鹹蛋黃等餡料在翻開顆粒時所露出的隙縫中若隱若現。這一顆南部粽的糯米比我剛才吃的油飯更黏稠，米粒和筷子糾纏，難以夾上，不過豐厚的味道卻比油飯更接近港式的廣東粽。中心那一塊五花肥肉是兩地的粽子最相近之處，粽子的形狀就像一條小船，肥肉正好是一個遠行的人。那不就是我嗎？我的人生正處於一條離鄉的船上，古代稱這種人作遊子。我看著這一塊坐在船上，不知何時可還家的五花肥肉，心頭一緊，隨即大口大口把這塊親切的肥肉連同哽咽的情緒吞進胃裡。

後來，我才弄清阿嬤不送我北部粽的原因。因為北部粽的口感像油飯，用上尖米包裹，是隔水蒸出來的，口感較鬆軟，味道也較鹹，跟廣東粽分別很大。相反南部粽的煮法跟廣東粽一樣，用上圓圓的米粒，較軟脛綿密，而且都是用水煮的。

我隔天散步時再去了阿嬤的店，我跟她說，不如也讓我試試北部粽吧。我在她跟前把粽子打開，顆粒較分明，阿嬤說因為它跟南

部粽和廣東粽的造法不一樣，是用半熟的糯米包起來蒸的。她在粽子上淋上一層淡褐色的醬油，醬油的甘味之後在我的舌尖上擴散，再沿著食道漫延，到了胃裡，透著一股醞釀經年的，屬於家的暖意。我用筷子笨拙地夾起散落的飯粒，阿嬤的小眼睛偷望見後暗笑，向我拋來一支竹叉子。

「阿嬤，我沒跟妳說過，那天早上，我終於從夢中跳出來時，我以為會滿臉淚水，但抹一抹眼簾，才知道淚水沒有從夢中帶出來，真實的情緒只能留在意識的底層之下。多少個早晨，夢中的霧化成了灰色的情緒，在清醒的思緒中縈迴不散，令我的笑容也在生活中隱形了。」

黃昏的陽光有時會穿透雲層，照射龜山的遠景，霧會在陽光的隙縫間徘徊，如縷如煙，像邀舞的人。霧，其實沒那麼可怕。

之後的日子，我把散步的路線延長到市場為終點，回程前在阿嬤的店買粽子吃。除了買南部粽和北部粽，還會買油飯，我慢慢愛上那種如透著回家氣息的米香。阿嬤的臉上每次都會掛上笑容，笑意總給我靦腆黏膩的感覺。而我也漸漸分不出南方粽跟北方粽有甚麼分別了。它們在胃裡消化的時間都一樣長，那份飽足感，讓我對老家的思念延長。

有霧的季節在不久之後便過去了，但阿嬤賣粽子，是不分季節的，彷彿她的生命有多長，這家店便會做多久。我經過總抵不住米和油混和的香氣，買上一顆，有時是南方的，有時是北方的，有時她更會為我特別準備一顆五角形的廣東粽，它的形狀更似一條船。

「粽子要溫熱時吃，涼了便不是那回事。」當我不在阿嬤面前吃時，她總會帶點不滿的千叮萬囑。

「阿嬤，妳知道嗎？直至在林口住了一段時間，在我認識妳的那個黃昏，我才知道霧不一定以籠罩的姿態出現，也不一定佔有所有呼吸的空間。它可以是一個引路人，把我帶到溫暖的市場入口，也把妳粽子的米香，帶進我的生活中。妳的粽子，的確和我以前吃過的味道不同，不過，它就像『時間』的功效一樣，提供我在適應新的家時所需的養分，令我漸漸熟悉這個地方。我現在每晚的夢都沒有霧，而我亦不用再去想關於隱身術的事了。」

李紹基

個人簡介

生於香港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，現居住於臺北。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、香港青年文學獎，著有散文集《惡童處》。

得獎感言

今年，我和太太放棄了前半生所建立的東西，開始在異鄉尋找第二段人生。我們坐上在九月第一個清晨起航的飛機來到臺灣。

破釜沉舟，不無驚懼，但今天能獲評審們的厚愛，授以獎項，那的確為我們這兩位新住民帶來莫大的鼓勵，亦令我們更有信心在未來的日子，融入在臺的新生活。我明白新住民徬徨的心情，希望我的文字，能為其他新住民注入正向的能量。

本人衷心感謝臺灣，感謝新北市文化局所給予的肯定。

短評

顧玉玲

首獎，霧街的米香，以林口霧色，對照香港街頭的催淚彈白霧，現實與記憶的疊影交錯，異地與故鄉的非日常與日常，淡筆寫濃情，節制而留有餘韻。歷史不遠，就在眼前，但此時仍霧氣濃重，看不分明，只能感受香港人的困頓、受監視、極欲隱身、終至出逃，以及長年遭被白霧占據的呼吸，力道十足。作者移居臺灣的散步，以行道樹、菜市場為路標，最終在阿嬤的油飯落定，他細寫南北粽與廣東粽，異與同的辯證，吃下肚都帶來飽足與撫慰，也逐漸有了安頓之感。霧中行走，向光源移動，景與情都內含張力。